古易斷外篇

上象傳

一

門 仁12
號 938
卷 1-40

新井白蛾先生著

古易斷

外篇 續

愛知書肆 文光堂發行

古易斷外篇

目録

上彖傳 下彖傳 卷一 上下
上象傳 下象傳 卷二 上下
文言傳 卷三上
上繫辭傳一 卷三下
上繫辭傳二 卷四上
下繫辭傳三 卷四下
下繫辭傳四 卷五上
雜卦傳 卷五下
以上
說卦傳
序卦傳

古周易經斷外編卷一上

日本

新井祐登謙吉 著

男 篤光錫夫 校

上經彖傳

彖卽卦下所繫經文也傳孔子釋經之辭也釋之之例不一樣或開示辭中之蘊旨或點表文内之餘意或發揮言外之奥味或美歎无窮之妙義又有至別據伏羲以放眼光發明解出來卦象之深理微義則與文王不同者也餘次所舉帝說詳矣蓋翼經之筆法新開之康衢俾後學知衆義妙用滾滾无盡如汲黄河之流眞

是脉於尋斷摘折而聖澤永垂于萬世矣康熙帝曰彖傳者先釋
名後釋辭其釋辭名則雜取諸卦象卦德卦體有兼取者有但取其
一二者要皆以傳中首一句之義爲重如也則剛柔始交而難生
蒙則山下有險皆第一義也釋辭之體尤爲不一有直據卦名而
論其理者有雜取卦象卦德卦體者蓋辭生於名就文王本文觀
之則據卦名而論其理者正也然名既根於卦則辭亦不離乎卦
雜而取之一則所以盡名中之繇以見辭義之有所從來一則以
爲二體六爻吉凶之斷例而見辭義之无所不包也惟乾坤坎離
震艮巽兌八卦不釋名者八卦之名文王无改於伏羲之舊而其

德其象相傳已久不待釋也惟坎加習字有取於重卦之義故特
釋之其釋辭則亦雜取德象與其爻位如釋乾元亨利貞之辭則
以天言之者其卦象也以九五言之者其爻位也釋坤辭以地釋
震辭以雷則皆卦象也釋坎以剛中釋離以柔中釋艮曰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釋巽曰剛巽柔順釋兌曰剛中柔外則皆爻位也先
明乾卦則諸卦可通矣按帝說大氏與丘氏同丘氏說見後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者純陽氣之始厥德无所不包故開口落筆之始以大哉贊歎
之乾元以下所言皆是大之事也經文曰元亨利貞者占辭而專

主人事日用之教令夫子折爲四德以天道兼君道明乾之義是
假彖辭別示妙義十傳筆勢大概如此夫元者乾德之長也元之
爲德不可見焉其可見者萬物資始之迹而已萬物之生皆取此
氣而後有形其享者元之通利者元之遂貞者元之成也亨利貞
之三者即元之所統也天之四時循環而發育萬物者實以乾元
一氣之无閒也故曰乃統天統者總繫之辭此皆其所以爲大矣
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元之謂〇蓋夫何謂乾元非理非
氣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於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
運而无息謂之道莫之令而令者曰命莫之禀而禀者曰性未有

天地以此而生天生地既有天地以此而生人生物朱子曰乾元
只是天之性不是兩箇物事又云元者用之端而享利貞之理具
焉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以
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〇舊解以大哉爲陽大陰小之
例又爲乾爲天天爲大之義今不從又張次仲曰夫子傳易專要
闡發三聖之意所以羲皇之象得文周而始明文周之辭得夫子
而發揮殆盡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元晦止以卜筮論易謂元
亨利貞爲文王占辭夫子以四德釋之非文王本意是兩聖先自
矛盾何以教天下後世哉愚謂何謂矛盾乎夫經與傳異其義甚

多有目者見而知有耳者聞而通既四聖取象不一又其有多寡者亦為矛盾乎其不同處即其撰一者也元亨利貞之為占辭與繫諸卦者一般然孔子獨於乾卦為四德而釋豈曰與文王同邪其不同者所以其同朱說甚詳明矣此等雖不足以辨而恐初學不知是非又僻學和之故費言爾○凡象法字義等於經所註者於傳不復解下皆倣之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施去聲卦內並同

乾隆帝曰元氣无所不貫雲行雨施者元化之流行品物流行者元功之發育此天德之元亨也先儒曰流如水之流有生生不息之意形如人之面有種種不同之處形對氣言氣胚胎于中形呈露于外愚謂此于天于物即釋亨之實處首章生氣之始物物胚渾未可區別至此則物物形見類類品分各各可名狀故謂品物萬總凡之名品條件各種之稱見乾之亨之功用也蓋易之論造化之運者或以一氣言或以二氣言以一氣言則大兼小猶云父產之以二氣言則坤之品物咸亨是也○舊解云品物只是指植物於雲雨為尤切今按若飛潛蠢動之類豈必皆雲行雨施然後流其形耶此泥雲雨字而誤也只是乾元變化天行和氣之象耳泛言庶物之流形已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大音泰

凡萬物之生莫不資始于乾元者故當其享之時則必品物各得其形質以各正其性命以自全此皆由乾道變化之妙用也此釋利貞之義胡氏炳文曰先言品物流形後言各正性命物有此形即有此性皆天所命也謂之各正則命之稟也乃性之所以一定而不易謂之保合則性之存也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蓋大和者陰陽會合沖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其中矣乾隆帝曰元氣之妙合者曰大和保合則凝聚貞固而有以爲發育之本是天道之利貞起元而循環不已者也林氏希元曰各正性命是利保合大和是貞向之資始於元流形於享者今則各效法象各成質而性命於是乎各正既而愈斂愈固生意凝蓄而不滲漏化機內蘊而不外見則大和於是保合矣項氏安世曰推其本統言之則曰乾元極其變化言之則曰乾道始乎乾終乎大和萬物出於元入於元此元之所以爲大也○此章諸本皆在大明之章次今謹案宜在于此姑移置而俟正于後賢云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自首章大哉至前章乃利貞乾道之全體大用既見之矣於是聖人大明終始之機體之以平治天下矣何以明之乎因卦以明之

夫元始貞終方將終復忽起元塵點元間斷矣天氣運行一貫四時而无朕只是一理也六位者六畫之定分龍者陽之象乾爻皆陽故曰六龍六位乃諸爻之所同六龍則純乾之所獨龍是同德而有潛見惕躍飛亢之異者各以隨其時應其位而成也故曰時成葢龍者變化不測之物而今曰乘龍以御天則可以見其臨機應變之作用猶運之掌也蔡氏清曰謂之乘者因龍字生也御者如御車之御梁氏寅曰自作易言之則觀諸天道以畫六爻自用易言之則觀之六爻而見天道故聖人大明天道之終始者以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也六位時成者以六位之成因天之時也乾隆

帝曰統天者乾德之全體御天者體乾之大用此聖人之元亨也

○愚按經文序卦次剝以復此既見終卽始之本又論陰陽互根見繫辭傳又按夫易也言天則統人言人則統天人全體易者只是聖人矣與故聖人便是易便是天葢時无定格動處便是時參義所謂觀潛見飛躍之象而得隱顯進退之宜則動不違天而天在於我是以人而當天也此衆人之下手處亦如斯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隆帝曰聖人體乾道以立君道亶聰明作元后是曰首出作之君作之師庶物咸資其教養萬國同享其平成一如乾道之變化

而萬物各正焉保合焉此聖人體乾德之利貞以安天下也天德王道一乾元盡之矣愚謂首字元始君主高上之義皆合之庶物猶言衆民言天下億兆之臣民也御天之功成矣

○康熙帝曰乾者健也彖辭但言至健之道大通而宜於正固以爲人事之占而已夫子作彖傳乃推卦象卦位以發明之以卦象明之者乾之象莫大於天也以卦位明之者乾之位莫尊於五也以天之元亨言之其以一時統四時之德者莫如元至於濳流萬物則亨也以君之元亨言之九五以一位統六位之德是亦天之元矣濳流萬民是亦天之亨矣其言六位又言六龍者蓋以切飛龍在天之義言四德之終始寓於六爻之中而獨九五備衆爻之德處在天之位如乘駕六龍以御於天路則能行雲施雨與天之雲行雨施同也又以天之利貞言之萬物成遂性命正而大和洽者利貞之候也以君之利貞言之九五一爻爲卦之主上下五陽與之同德如大君在上萬民各得其性命之理以休養於大和之化是亦天之利貞矣其庶物言萬國者又以切利見大人之義以德位之所統言之則曰庶物以功化之所及言之則曰萬國首出則爲物所覩至於咸寧而臻乎上治矣乾之爲義无所不包夫子舉其大者故以天道君道盡之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應氏撝謙曰天包地外故曰大地得天中故曰至乾元大氣坤元至精萬物資乾而神始資坤而形生形以載精精以載氣氣以載神善受而善成乃曰順承愚謂凡无所不包是曰大凡无所不盡是曰至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故曰至哉曰大曰至不過其間可入髮之差等只是於天尊地卑之分嚴于名稱而已蓋乾元之所統皆坤元之所際坤元之至即所同乾元之大也故坤亦稱元然乾元之外非坤又有元也只是如影響耳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抑萬物雖因乾受氣而弗因坤則不能成其形乾坤合德天地交而後有形總所生于地之物其氣本出於天然則地之成功實天之成功而坤乃惟順以承之也此以地道明坤之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唐氏鶴徵曰先言順而后言厚非有二也厚即順所積也故自各爻之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厚象愚謂曰至曰厚皆即坤之大也弗厚則不能持載於萬物而成發育之功也天之所施其德无疆地悉體其无疆者而无所不應焉故曰合合謂鈞敵游氏酢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

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程子曰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梁氏寅曰含弘者坤德之本體光大者坤德之發見品物咸亨者坤德之效驗林氏希元曰品物咸亨是物隨坤亨而亨也○俞氏琰曰坤之德含容弘博而與乾合則亦光明盛大也孔子贊曰至而不曰大者以尊无二上而不可與乾並稱也贊坤之亨乃曰含弘光大則坤德之大實與乾同不然坤何以爲乾之配○愚案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此述乾坤之義以言天道至誠无息即乾健知大始之道也又案乾傳曰品物流形云云則以一氣運行言陽得兼陰故也今曰品物咸亨以二氣交接言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龍飛於天馬行地之物故曰地類象法既註於經文益馬本乾象而牝馬只是屬坤象以爲乾之配象法尤妙馬固行地之物而牝馬特行道不倦是其性順其才健牝馬之貞如是此卽坤德之順而健亦如是此可見其所以合乾德之无疆之精妙法坤之君子當如是也馮氏椅曰經以有攸往屬下文傳欲便聲韻遂以君子

攸行屬下文言君子之所行者柔順利貞也熊氏良輔曰君子攸行合聯下文先迷之上不必以韻爲拘當時夫子只是從頭說下來朱子已曰君子攸行本連下面蔡氏清曰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今亦以利貞爲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斷自先迷以下方爲占此不可不知○或問曰本義云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其義如何曰以陰陽小大之義如論君臣夫妻之道則如此今傳以乾坤合德釋者則必不然蓋乾之所施如坤乃應之半則豈得曰德合无疆耶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陰不可以爲主物必以從陽爲常爲順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道後乾而動則得所主而不失其常不失其常則利矣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得朋東方良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喪朋孔子恐人誤認得喪二字故釋之曰陰當從陽所謂得朋者不過吾柔而亦柔吾闇而亦闇耳亦有何益惟喪其朋黨而一心從陽則有得主之慶可以有終矣蓋東北爲陽明之所聚吾之往也蓬生麻中不得不直所益多矣兼取元岵與嗣寅之說○鄭氏維嶽曰无成代終坤之道也東方乃貞元之交歲功於

此終故曰乃終有慶○按程傳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矣是也註疏同本義反之西南則終有慶之說非是小註畏朋自立脚不得尤不好○又按失道之道字因馬之行地與君子攸行之文看則道路之道失道即應迷字然於其義則是道理之道即指人之所行之儀則而言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鄭氏維嶽曰貞即牝馬之貞安者恬然守之毫无勉強毫无躁妄得喪不以動念所謂安也如此則坤道全在君子矣愚謂牝馬者柔順而貞者也故利矣人能法此從主而无所專行則得喪各得其所安也得其所安焉得其所安焉乃持之以正於此安貞之吉无窮而自應地无疆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難去聲

純剛純柔者惟乾坤而已餘皆剛柔相雜而成卦也乾之初交坤之初而成震是剛柔相交之始也再交而成坎震坎合而為屯卦屯者始也難也有天地然後萬物始生物之始生也未能遽通暢故曰難生又險中而動者動之難此皆所以為屯也故出於險而動者動之易是之為解毛氏璞曰屯者其生難俗謂乳字為難月然則難生者生未生之間也已生則解矣此以二體釋卦名義○

乾坤二卦贊辭陰陽不言剛柔自屯以後皆言剛柔不言陰陽
案有乾坤主造化屯以下主經化之微意
動乎險中大亨貞
震在于坎中是動乎險中之象也此以卦德明卦象蓋震素正陽
之才足以有爲是以動以求平則遂出險而可獲大亨但是屯之
時未遽以易動故從容能自守其正乃亨矣故曰貞謂貞固而後
可以得大亨也大釋元字本義云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
王本意○按經文曰元亨利貞又云利建侯有二利字傳无一利
字應氏云大亨而貞自无不利矣故不言利其義通然疑是脫利
字乎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此釋所以屯亨也初在乎險中而不動則難其動而出險則亨
雷雨未交和則坎雲徒上震雷徒潛其至和洽而動也雷發而上
震雲化而雨下和氣滿盈乎兩間及此時也物物之生亦充滿而
作屯難方解天造猶言天道造化草昧謂洪荒之世草震象取莽
茸蒼亂之意昧坎象取幽晦不明之意蓋洪荒之世民生倫序之
初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利立君以濟世安民蓋不寧字補出草昧
之世生民不寧之時爲當立君以統治之急之意也是聖人欲撫

育蒼生於清寧之世其旨深矣切矣而猶抑坎爲勞不寧之象○
丘氏富國曰彖傳大率於章首先釋卦名義次釋卦辭又次釋卦
義有未盡者從而推廣之此彖傳之定例也其辭則雜取卦體卦
象卦德卦變四者互明之卦體以兩體及六爻之義言如剛柔始
交震難生坎之類是也卦象以天地雷風山澤水火言如雷雨之
動滿盈之類是也卦德以健順明險動入止說言如動乎險中之
類是也卦變以剛柔往來上下言如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
類是也自屯以下大要皆不越乎此矣○張氏困學記云乾坤之
後次以屯蒙屯合雲雷見天之用蒙合山水見地之體天地定位
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胡氏炳文曰卦象分上下艮山之下有坎水之險是一義卦德分
內外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愚謂仰望山則萬仞
峻蔚不可攀俯臨下則深漲不測不可濟此其地景寓蒙之象險
在內則不可居止在外則不可行醉魂惫索不知所向此又蒙之
意也卦有此二義所以名蒙蓋有險之險只是水險而之險不平
不安之意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亨解見經文下今夫子於傳則專釋九二發蒙而俾之通之意言九二使蒙教其可亨之道以行也時中謂不先時不後時所行皆適時之宜而无過不及也蓋九二固持中和之德而亨之道在己只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卦中之先覺者也應氏撝謙曰教者立大中之道過者俯焉不及者跂焉如四時之施萌者發之華者實之以可亨之教而行故能使蒙者必通也應說得時中之意極佳矣蓋九二衆蒙之師也匪我求童蒙是以雖君而自不求五而五自求二此二五志相應也凡天下之物有感而後有應此所以童蒙吉也蓋彼初筮以問則我告之叩其兩端而竭焉教而不倦應而不窮此以剛中也專心致志者一發而沛然而自得若再三則已心之神明漂忽走作不見誠一是爲瀆問者瀆則不告借使强告之必不能聽受不惟不能聽受愈增疑惑反瀆蒙矣故不告也赤子未喪天真純一之心之時即是聖心毫罔有不正矣養者養此心也故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正者元來其本然也作聖之基其功實由此俞氏琰曰聖者无所不通之謂童蒙之時便當以正道涵養其正性是乃作聖之功也古之人含德之厚

比於赤子大人所以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童蒙之時情竇未開天眞未散粹然一出於正所謂赤子之心是也涵養正性全在童蒙之時若童蒙之時无所養而失其正則他日欲望其作聖不可得矣○蓋聞爲師之道古之人必待人君之敬禮至而後往此非欲自爲尊大不如是則志不相應不足與有爲也又瀆則不告其不告者所謂不屑之教誨也不待其志之所興起而告所謂雖聽之其一心惟是怠緩鴻鵠之類何益乎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須之義坎險在前故不冒進而待時也非不往之謂此以卦德釋卦名義蓋乾本是剛健勇進其志氣獨行而不屈孤立而不撓者也今却不進者何也凡人虛浮者必輕躁而不能固守內无主也此其所以妄動而取禍也乾德眞實沈毅知時安命固守而不肯進能需而不陷是揆之於義自不至於困窮矣義者自心中善以應宜之謂義張氏次仲曰此是喜他剛健而不陷非謂剛健則不陷玩而字語氣可見是也知險審勢者是陽明之德固守弗躁者剛毅之德凡人阻於勢而不能不需者非其眞心忍耐者如乾則從容待者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

有功也
九五陽實有孚之象居中履正此无偏无邪以孚信臨民何不享之有故曰光亨又稱貞吉以重賛其德九五位乎天位不擁虚位而立者以中正也需卦到五爻則既无所需其所需者在天民之安而已蓋需本非禁往惟不可以輕進之時也如今險去可濟之時來故利涉大川涉則事可成是以往而有功也楊氏萬里曰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錢氏塞菴曰需者造化自然之候也陰陽寒暑以需而移人物少壯以需而進道德功業以需而成淳[redacted]不可以致遽急促不可以令

聖人所以貴需也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毛氏璞曰上剛下險以彼此言之險而健以一人言之以卦德釋卦名義愚謂險而健以坎之一體言蓋二以陽在於坎中是險中而壯健者也故不堪于上健陵下自爲訟主以敵上是所以致爭訟也○愚案凡情和則訟絕心怨則鬼見顧古上純施威刑而虐下下頻含雄捍而惡上於是政教日消風俗日壞國家將亂之機如此可見聖人使民无訟之本意不然則至使民以念穹蒼哉故次訟以師○又案君王欲自以爲父母之道行於天下必先在放

流姦邪之臣而進諸四夷若謬令之接掌政事或置之左右巧媚
妙誘及入君之肺肝乃不覺見猶其心而惑之盜賊吏貪貨賄賂
掠玄其長其長又贊盲其長一層厚於一層遂梗衡杜絕君民上
下之路終俾君恍惚不得知下民痛苦苛政苟可惡可憂之甚矣
仍附引黃氏上書蓋為人君者弗可不讀焉不可弗知焉

附記　至正乙酉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
績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
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斧鉞在前有所不避所謂豪傑之
士如徵其人者與天子親覽其書喜見于色又虞如徵必為權豪

所中顧近臣館穀以俟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勅侍衛
護送出都如徵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天下共賢之散散王士
宏等雖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畧曰江西布衣書生黃如徵百
拜上書皇帝陛下如徵忝生僻土遭遇明時用竭愚衷冒干天聽
伏望采覽萬一焉夫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无法制之良萬世莫
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皆汙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
欽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遂於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撫
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德振貧乏信寃
抑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聖澤各盡乃職

則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南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王士宏等不體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吾中賄賂以緘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剝贓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懽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漆一重如此慫謠未能枚舉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于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陛下憂

之虛恩受奉使掊剝之實禍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以取法於後世哉如徵无官守无言責所以不憚江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詣闕以陳其事者正恐散散王士宏等回覲之日各飾巧言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主聽陛下不悟為奸邪所賣擢任省憂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遼隅靜不亦難乎倘陛下不乘勞蒞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雪江西以為百官勸則天下幸甚萬世本甚如陛下以為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墻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如徵鄙語俗言不

知避譚觸犯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鑕以俟命以上愚讀此書誠使
人消息讀之而不感者匪人蓋自古昔邪慝佞奸之臣與政事者
蠹害惑亂其君心之情狀此書眞寫妙妙萬世法言也黃子爲天
下擲命而不顧眞大丈夫實孔孟之徒也凡爲人君者讀斯文以
親爲吾國事雖邊隅其澤无不及法吏无虐民闇君持世不知膝
下之俗況偏鄙遠鄉豈所齒牙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九二以陽實陷于二陰有孚窒之象有孚窒是非晉混豈得不惕
乎能戒懼者必求和平而不競勝利只是直通理達而止中吉者
事中而得吉之謂蓋需五來居二而得中中者无過不及不失其
則是故訟无所窮遂之念此所以吉也凡事欲其成獨訟不可成
也聖人之本意在於此衰世之先兆亦在於此大凡有血氣者不
能皆有以无爭心矣惟使民无訟者在中正之大人此所以利見
而尊尚中正也若人欲幾深冒險求勝者益取窮困矣不利涉而
入于淵也入淵謂陷溺窮困之甚也訟乃需之倒體五來入下坎
入淵之象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張氏次仲曰易卦有變乃

卦來之說哉伏羲畫卦一時俱了卽乾坤亦无生諸卦之理聖人設卦觀象就已成之卦而推之恍然見縱橫曲直反覆相生之妙于是各隨本卦闡發以盡其義大都程蘇謂卦本諸乾坤卽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之說以其在上則謂之往謂之進以其在下則謂之來謂之復此其定論也復就兩卦之反對以參其義則精蘊已盡其餘支離誕妄非作易本旨也俞氏琰曰自邏來之說非也康熙帝曰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皆虛象也先儒因此而卦變之說紛然觀泰否卦下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云者文王之辭也果從何卦而往何卦而來乎亦云有其象而已耳故依註疏作

虛象者近是○蔡氏清曰訟不可成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已之間俱廢其業此豈君子之所樂成者哉愚謂訟而吉者只是止訟者是也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王去聲

本義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愚謂兵士二千五百人爲師故曰師衆也蓋行師之道將奉上命以帥兵衆出而伐罪征暴也夫王者之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能以正衆以禁其不道俾之歸於正天下之人心服從乃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讀又何咎矣

本義曰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而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乾隆帝曰剛中而應爲將之道也不剛則无威嚴而不足以服衆不中則過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六五之君爲正應則信任專而能有成功矣行險而順行師之道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除殘禁暴則上順天道下順民心雖行險而上順

動也用兵以去害猶用瞑眩之毒藥以攻疾毒之乃所以安之故民悅而從吉又何咎也坎爲行險爲毒坤爲順爲民從夫兵以正舉以順動猶不免於毒天下故雜卦傳以師爲憂聖人不得已之心可以見矣游氏酢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己則不正其能正人乎愚謂順字重所謂天時地利不如人和耕者不變歸市者不止又東征西怨是皆民心從也順人心也

胡氏炳文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沈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指深矣今按此說出於蘇軾而諸家同和者多惟胡說青於藍○季氏曰師卦言應之始蓋剛柔

相濟故相應者皆剛柔合德如小畜則取五陽應六四履取六三應乾大有取五陽應六五若義不相係則雖常例之應爻亦无相應之情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案郭景王昭素皆云也字衍朱子語類云也字羨然本義以比吉二字為衍文當以語類為定說

比卦所以吉者何哉蓋九五惟一陽儼然在尊位而撫育下衆陰傾心仰戴此所以君民相親比而上下俱得吉也又比有輔車相依之義故以輔訓比臣民順從而不背親和而輔助朱子云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所謂原筮元永貞无咎者由九五剛中之德也原誠而明決是謂原筮元者統萬善也永者有始有終也貞者固守之而弗去也如是則何咎之有總是為九五之德者何也剛者天德之性體也中者天理之極致也九五體此故也蓋有所不安乃求其安者人之常情也君德公正顯比固足以致天下之比故天下之不寧者无不方來而親比者矣上君不拒所比下民不失所求乃上下應也上謂五下謂四陰後夫指上六拂衆而不服去正道而入邪路自

取凶者也。道窮謂到无所可其緣之道也。○案以五陰比一陽言之則上亦不外所比者是全卦之象然分一爻之象以言之則比既九五而定上六獨爲逆者蓋逮夫身也。胡氏炳文曰。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應謂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蔡氏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文王只據理言孔子彖傳本諸剛中者未必文王本意故卦下本義不用彖傳解經下文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亦只是孔子之意文王辭只直承元永貞无咎說下。○亦以卦體釋卦辭。○愚謂偏情剛愎之徒豈能无恥乎。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卦之所以名小畜者六四陰正且處高位以爲成卦之主上下五陽皆爲之所畜无不應者故謂之小畜此以卦體釋卦名義。○先解云是小人據高位衆君子受制也。愚謂推彖求義如此看來亦可拘泥則不可通學記曰以陽禽以大畜小天地之大經也然事有出於一時不可爲典要者于是有小畜小畜美陰德也乾坤而下陰之用事自此始蓋天下惟至柔爲能馳騁天下至剛也郝敬曰其在于女則上以承夫下以制强國所謂三寸之鍵能閉百尺之關一絲之綸可掣吞舟之鯉按此則讀易者須知小畜是何世界六四是何人物方可以

讀易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施音試

乾隆帝曰以卦言則內剛健以立心外柔巽以應事以爻言則九五剛而得中六四與之合而志行所以能亨見亨不在小也尚往者陰有畜而陽未和雲氣尚往而雨不成也西郊屬兌宜有澤物之施而施尚未行澤不下究然曰未行則非終於不行者矣○愚案諸家解爲二五剛中同心同德志行而亨楊氏時張氏次仲及乾隆帝皆爲六四與九五合志而亨者是也乃字可味密雲陰畜陽之象不雨不能固結之義尚往以下見有文王切欲救傷民之意又案於彖傳志字始出顧亭林曰古音志與思字異義別後世惟存思一字經史皆通用志字隱矣易中志字皆上古志字蓋志謂心所主持有確乎定向也程子曰心之所存爲志極當矣

履柔履剛也

卦體以兌之柔躡乾剛之後而上進也非履乾而先行也以二體釋卦名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說音悅

一柔履衆剛之後而進其勢豈不危乎其象履虎尾其不見咥而

享者以兌之和說應乾之剛健是下順乎上陰承乎陽理之正也
故雖臨危機而不見傷害游氏酢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无虞矣○楊氏簡曰人行乎世得其道雖履虎尾不咥人也不得其道雖履平地猶傷其足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君德雖貴剛健而非中正而一於剛則或為暴矣所貴在中正也
九五剛而中正是德與位稱以履帝位故所行不疚也无所行而疵病故其盛德被天下光明達四表也釋彖之辭旨之義按他卦之五剛中正之爻多而獨於履卦言之者何也此言履道之君德非言九五自爻可見於自爻則既戒其過剛蓋履者禮也夫君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可謂君道之至善也故大傳曰履德之基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上聲否卦同
經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者則是一往一來天地二氣交合而生成萬物物物通泰之事也又推之人事則君臣上下之情交合而莫不道同志合之象此人事之泰也又以二體言則內陽外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內為親外為疎以卦德言則

內健外順其心內足以勝私而外順乎理此皆君子之道長小人
之道消所謂吉亨之事也此以卦體卦德而明卦辭由造化以釋
世道人事其義盡矣蓋卓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君子之治國家
也化賊民爲良民撫民愛君末世尊君卑
臣民如土芥豈能得之邪丘氏富國曰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
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
之義項氏安世曰泰否彖皆具三義第一段以重卦上下爲義於
陰陽二氣无所抑揚但貴其交而已第二段以卦體內外爲義雖
在內在外各得其所要是重內輕外則已於陰陽有所
揚矣第三段以六爻消長爲義至此則全是好陽惡陰以陽長陰消爲福
則不止於抑揚而已否彖依此推之大抵諸卦皆然○經與傳取
其義不同屢言之御纂折中擇取諸家說以註經六四爻之下蓋
移之彖與象之傳而釋傳則合傳旨直備經解則占法不應故今
舉其說沈氏該曰四處上體在近君之位三陽既進樂與賢者共
之志同願得是以不富以鄰不戒而孚也趙氏彥肅曰從六五下
賢其心休休焉者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

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乾隆帝曰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皆與泰反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閉塞剝落之時也上下不交君驕而臣諂也天下无邦君子為邦家之基无君子則无以為邦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色厲而內荏者也親小人而內之而其道日長疎君子而外之而其道日消此否之匪人所以不利君子之正道也否泰之故端由於君子小人之消長雖曰氣運豈非人事哉丘氏富國曰陰陽以天道言剛柔以地道言君子小人以世道言○案泰云健順否云剛柔健順德也剛柔質也小人无德故以體言小人用事於內君子擯棄而在外是无布政施治之人處職而為政之人必匪人雖有邦與无同益邦之存亡興廢惟是在上下之情交與不交爾窮顧古危亂之始必人主闇弱不學柄臣奸巧鼠終至刑罰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為否之世界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凡象法名義詳述於經註六十四卦皆然今傳以卦體釋卦名義此是夫子作傳之例也餘卦亦皆同蓋五陽一陰一陽五陽之卦皆以一為主同人六二以陰居陰柔得其正位而得中也是卦主

也以一柔應乎五剛故曰應乎乾而不曰應乎五乾指飛陽爻言
康熙帝曰傳義皆以乾爲專指九五然若專指二五之應恐不得
謂之同人于野矣蓋乾者陽爻之通稱一陰虛中與五陽相應此
卦所以爲同人也極是正則不邪中則无偏以陰從陽則爲順是
温厚和平之情如此則誰能與之不同心乎此所以名同人也
同人曰衍文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
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所謂于野利涉皆以乾剛而行故也然徒剛不可以同乎人文明
以察理剛健以克己中則无偏情正則无私心以廣應乎衆而和
此所以亨利而君子正貞也君子之心至公至正弗我援之弗我
拒之是非好惡弗求同而无弗同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乃謂
之大同人心之同然者謂之志梁氏寅曰天下之志雖萬殊而理
則一也天下億兆之心猶吾之一心推吾之一心以爲億兆之心
此所謂通志也康熙帝曰上專以乾行釋于野涉川者但取剛健
无私之義也下釋利貞則兼取明健中正之義蓋健德但主於无
私而已必也有文明在於先而所知无不明有中正在於後而所
與无不當然後可以盡无私之義而爲君子之貞也○愚案論語
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蓋同人之同與論語異此是謂

天下之人大和大同而无乖戾之心斷乎无私情阿比之意矣蔡氏清曰皇極外篇曰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能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某謂此通天下之志之說也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六五一柔居尊位得大中上下五陽爻皆來應之六五有之天下服于一統故名大有蓋五以柔中稱大中者在五陽爻之中而得上之中位故直不曰中而曰大中大中之象兼尊尚君德之意也此專主六五一爻以卦體釋卦名義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其德者指五之君德言匪德體之德剛健文明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德之用也蓋健則能遂事明則能知是非乾象為天離象為日日應乎天時行之象時行謂所行協天時人君有如是之德乃天下雖大可運之掌上此兼統上下兩體以贊君德自有所以致元亨也制作盡善之謂元治化四達之謂亨○愚按同人大有皆乾離合而成卦俱以離之一柔為主然同人之二臣位也大有之五君位也文明流乎下則有君子之風无乖逆之俗惇公和平同乎人文明盛乎上則天下仰其德四海化其光所有者大楊氏項氏皆曰同人之應乎乾我應于彼之辭大有之上下應之彼應于我

之辭康熙帝曰卦辭未有不根卦名而繫者況柔中居尊能有衆陽是虛心下賢之君而衆君子皆為之用其亨孰大於是哉彖傳又推卦德卦體以盡其蘊其實皆不出乎卦名之中也程傳謂卦名未足以致元亨由卦才而得元亨者恐非易之通例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上聲

謙之所以亨者以其能下濟也以象言之乾之上畫下交坤而成艮是艮之光明即乾之光明也故謂天道乾剛外見故彖傳曰其道光明象法一也蓋艮體光明來居於內陽下濟陰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天尊地卑固其分也今坤往處上是地道卑而上行也

中震有行之象觀之天地之道則天氣下交於地乃地順承而成育萬物下濟是謙光明則亨地卑是謙上行則亨此言謙亨以及人事也傳濟當為際際交也一說濟施濟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惡好皆去聲

此舉三才之道論謙之常理以釋君子有終之義也崔氏憬曰若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為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朱門之家鬼闚其室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是其義矣滿招損謙受益人之道也朱子曰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乾隆帝曰盈者謙之反也觀氣運則見虧盈之度考山川則見變流之形驗災祥則知禍福之理稽從違則知好惡之情四者自然之道故皆曰道變與流艮坎之象鬼神坎北方幽陰象也九三成卦之主以禮自處故謙抑而人尊之其道益光顯退然自下故卑牧而人敬之道高而不可踰越此君子所以有終也王氏宗傳曰尊者三居下卦之上卑者亦三居上卦之下以謙居尊而道光以謙居卑而德不可踰此專以九三爻言君子有終之義也蔡氏清曰如日沒而升中而景月晦而弦盈而蝕之類天非有意於虧之益之也若論至无心處則雖人道惡盈好謙初亦何容心於好惡哉在我者有以感召其好惡耳可不慎哉吳氏澄曰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悉[redacted]於能謙者之身他卦之贊未有若是其盛德全美者此謙之所以爲至德也易經解義曰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據其迹之可見者言之如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參義曰志自滿則九族離德日新則萬邦懷凡此者皆自然之常理故聖人詳言之蓋人心之所順則天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地鬼神亦豈能外是也與

九四惟一剛爲卦之主五柔咸无不宗之而由之者主而得衆心故其志得行蓋得衆民之心有道哉其德順以動故也人心忻和萬民悅服何事不成矣此所以名豫也梁氏寅曰爲人上者或違衆志而獨行逆天理而妄動則人之不樂亦甚矣何以合豫之道哉胡氏炳文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故二者皆繫之豫康熙帝曰彖傳中凡稱卦德皆先內而後外而其文義又各不同其曰而者而字並重如訟之險而健既險又健也小畜之健而巽既健又巽也大有剛健而文明既剛健而又文明也其曰以者則重在上一字如同人文明以健重在文明字此卦順以動重在順字其或以下一字爲重者則又變其文法如復卦動而以順行之類○愚謂凡曰應者皆感應互對之辭也我感彼應我應彼感先儒專以五陰應一剛爲義豈拘拘哉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豫之所以致和樂者順理而動故也雖天地之化亦只是順動而已天地既然而況於人事乎順天理以合人情斯得民心之悅服故建侯行師皆利矣○楊氏簡曰建是侯而人悅則建之行是師而人悅則行之何以致悅順以動也愚謂順動是德行得衆和其驗二利者又其驗之大自然之應也○竊按故字恐羨文或有寫

誤與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
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言所以天地如之以及聖人亦如此之事也先儒曰天地之運
以順而動故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序不忒忒而歲功以成矣
聖人之事亦以順而動故刑罰清簡而天下心服而教化以洽矣
天地聖人不能違豫之時義不誠大矣哉程傳曰既言豫順之道
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
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乾隆帝曰艮冬春之交坤
夏秋之交有四時不忒之象震威坎律有刑罰清之象○六十四
卦无非時者矣皆時也皆有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自豫以下十
一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直言時皆適遇其及之之故也吳
氏澄曰專言時者重在時字時義重在義字時用重在用字項氏
安世曰豫隨遯姤旅皆若淺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
之息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聖人有時而用之故曰時用大矣
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也故曰時大矣哉欲
人之謹之也蔡氏清曰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諸
卦耳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言義

未嘗无用言用未嘗无義各就所切而言○愚謂前曰順以後曰以順可見精密活妙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以卦變及卦德釋卦名義孔氏穎達曰剛謂震也彖謂兌也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震動而兌說既能下人動則喜說所以物皆隨從也王氏宗傳曰陽剛非在下之物也今也得隨之義來下於陰柔則是能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者也物安得不隨之乎動而說此有所動而彼无不說則亦无不隨矣或曰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義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為泰否故隨

蠱无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于卦變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康熙帝曰王氏說最足以破卦變之支離得易象之本旨愚謂卦變之說本是非畫卦作易之本旨夫子於彖傳閒說出來傳釋之一例也夫易也者不測之神藏圓妙之靈府故卦既成之後觀之萬物推之萬事无所不在无所不該是故諸儒取義各不同其不同者似皆有理於是後覺恍惚而不知孰是也如卦變說最紛然蓋不徒曰剛下柔而曰剛來而下柔則必不无其所由來之處蓋來者於易例自外卦來處內卦之詞

也故諸儒有自否來之說然卦變之說只是傳釋之一義而於經无取王氏說可從或問然則曰來者如何曰可從俞說其集說曰彖傳凡言剛來柔來與剛柔上下皆以兩卦反對取義如訟九二云剛來蓋自需九五來无妄云剛自外來蓋自大畜上九來夫隨倒轉則為蠱蠱倒轉則為隨隨初九之剛實自蠱上九來而居六二之下故曰剛來而下柔或謂自否而來非也○或曰訟在需後謂訟自需來可也无妄在大畜先奚可謂无妄之剛自大畜來耶俞琰曰泰極為否否極則為泰損益亦如此知泰否損益前後之相仍則无妄倒轉為大畜大畜倒轉為无妄後卦蓋兼前卦而言

前卦亦兼後卦而言不以先後拘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郭氏京曰亨下脫利字王肅本時作之本義從王本

蔡氏清曰正者通天下之志者也故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得其正而无咎則近者悅遠者來所謂皆悅而願立於其朝耕於其野藏於其市出於其途矣此天下隨之若所隨不出於正則始雖以利而合然利盡則交踈而身孤勢窮不免矣豈止於咎而已哉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作隨之時義本義從王本

隨之所以大亨者君帥以正天下得其正皆說而隨之故也蓋三

代之沿其極大平者其原不外于此隨之時義豈不大矣乎乾隆帝曰震出㓗入天之時也出與俱入㓗入與俱出有元亨利貞之德而又无咎則能隨時者理之所在當其可之謂也君子之於天下隨乎時而无容心焉其動其說一惟其時其義豈不大哉梁氏寅曰聖人之隨時唯義之與比如義當揖遜則揖遜者時也義當征伐則征伐者時也以見時之當其義者爲難也能是道者其時中之君子乎其通變之聖人乎愚案程子及諸家以爲隨時之義釋者如此其說固去不得然胡氏炳文曰隨時義則二字俱重而所謂隨時之義自在其中矣○愚竊顧古昔君帥以正則自輔相以至百官皆道明政直而民說而隨息而服可謂隨之大矣蓋君无之世則自柄臣以及有司以私引私以枉和邪政日苛令日嚴民喪而弗敬怨而弗從其隨者誰也親附于暴流徇于虐故曰利貞而无咎可不貞哉可不慎哉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俞琰曰上、上聲、下、去聲、諸家如字

隨倒體而爲蠱則隨之初剛爲蠱之上剛即艮是也隨之上柔爲蠱之初柔即巽是也艮剛止息于上而不交乎下巽柔安居于下而不交乎上彼亢然過高此退縮過卑爾爲我爲爾我相互偷安

只是以目前无事爲快未嘗有遠慮此所以積弊而至於蠱壞也
○止字諸家以爲異之止下恐非是以上下卦德言或曰以卦德言致蠱之由非飭蠱之道也俞琰曰猶險而健訟亦以卦德言訟之由豈治訟之道哉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一本有字上又有有字
楊氏萬里曰蠱壞矣而曰元亨而天下治何也蓋亂爲治根蠱爲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於濟大難往有事也乾隆帝曰蠱非有元亨之義曰元亨者蠱之時必得大善亨通斯足以飭蠱而天下治也往有事者飭蠱當如涉川不可以无事處之也互震爲往有事良有成終成始之義亂之終即治之始天行必然之數也先而慮其所以始後而圖其所以終非體天行之健者不能也此飭蠱之道也愚謂先後三日謂謹始謹終解見經註○愚案六王終而秦爲帝蓋可謂天行也乎然秦不久而喪者非天不知修人道之故也夫天之所行者至誠也是以始而終終而始四時行百物成萬古之天行也人之所行者有淑有慝故一步之所向由一心之軫乍異邪正是以昨日之蠱今日可治今日之治明日可亂豈可不懼哉凡人遇蠱之時則徒眾頭

精神萎丈夫豈束手何待聖人指不天行以教往有事之方以救之困頓蓼中蓋泰者自天道解來及人事蠱者自人事釋去至天道易是通天人之至教也學者敬因聖謨以振起誠心乃蠱可徵治也

臨剛浸而長長上聲

復僅一陽生故直曰剛長臨二陽生故謂浸而長俞氏琰曰浸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進也天地閒一氣不頓長一形不頓消必以其漸陰符經謂天地之道浸是也錢氏一本曰震剛浸長為兌是剛長為柔反若以長得消故以有凶示戒巽柔浸長為艮是柔長為剛有長而不失其正之義故以小利貞示教震坎艮三剛周流坤爻從初至上皆不失其為柔既无長象寧有浸義惟震長一剛為兌巽長一柔為艮剛柔相易若從中積久漸漬得來故皆曰浸至于兌剛一長則為乾聖人於夬曰利有攸往曰剛長乃終艮柔一長則為坤聖人於剝曰不利有攸往曰小人長夬欲以乾終剝期于順止夬審所尚剝本天行皆聖人繫易之精意也王氏應麟曰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說苑江以遶遯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積漸故

能達人以涵泳故能豪

說而順剛中而應　說音悅

剛浸而長雖似以剛勢逼陵四柔而下說而上順无挾勢恃剛之行內剛得中而外應之相應相濟卦有此德此善所以彖曰元亨利貞也康熙帝曰剛浸而長剛中而應皆釋卦名也蓋剛浸而長則陽道方亨有說順之德則人心和附剛中得應則上下交而志同此所以德澤及於天下而足以有臨也此亦如泰之取義兼交泰與消長兩意見正道之盛大故夫子釋之曰臨者大也若但以臨爲陵逼小人之義則於卦爻之辭多有所難通者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說則與物調和順則與物无悖此所以大亨以正也大亨而得正乃可以符合乎天道也以此臨天下何事不成先儒云凡曰天行以氣之必然言曰天道以理之當然言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八月猶言數月消不久謂陽之消不久也今方陰消陽長之盛時而聖人預為之戒是保滿持盈之道也蓋人情恃富貴矜權勢而忘後日之衰頹不知災眚起於几席之下故警戒之在幾先遲則无及既衰而後戒亦何益○八月有凶象數詳具經註張次仲應

揜謙從李舜臣以爲周八月觀圭以傳義爲誤反不知雷同他誤

趙汝楳亦同李氏○陸氏振奇曰日陽象月陰象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康熙帝曰八月七日說者多鑿陸氏之說最爲得之蓋陽數窮於九則退而生少陰之八陰數窮於六則進而生少陽之七七八者陰陽始生之數也若拘拘於卦氣月候之配則震既濟之七日與夫三日三年十年之類皆多不可通者矣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皆去聲

趙氏彥肅曰大觀在上統謂二陽中正以觀天下獨舉九五愚謂

蓋此卦本陰長盛而陽消衰將及剝落之卦也然聖人不取此義而取專因天父二剛而天子建中表正觀示天下下民瞻仰而感化之象夫子加大字以令讀者易曉耳以卦德言則施順於民行巽於已以九五言則其德中正无所偏无所闕是故善觀示天下徐氏幾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位无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德无位亦不足以觀天下或曰中正爲極民化爲徵順者心體和平巽者況而不浮潛而不露所以養得到中正田地蓋觀之爲觀中正而已而神即寓於其中楊氏啓新曰順以宅心巽辭之溫恭克讓文王之徽柔懿恭是也巽以制事通人情酌物理

隨物付物因時制宜者也巽德之制也非巽何以使萬事各得其宜○愚謂四陽之卦名曰大壯然於四陰不以小之壯言而五陽之卦於姤曰女壯是崇君子抑小人貴重愛護太平之器之深意可見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下觀之觀平聲

盥而未薦之時其精潔誠敬之德積于中而形于外顒然可仰焉下觀而忽化者厥精一眞德之妙感自使之然也上下奚有塵毫之安排耶即是感應之神也蓋交節發出神道一段之脉也

觀讀○去聲非平聲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凡其德之妙用難能測難能知可默契而不可名言者之謂神蓋觀之為道也不以形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四時不忒之處正是天之神道春夏秋冬之序溫燠涼寒之節起盡輪轉而終古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聖人亦以神道設教而莫慕天下觀而服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從是不言之教无為之化篤恭而天下平聖人之所以為觀也吳氏澄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妙德與天同故其應捷如影響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顏氏曰聖王所以

示天下者不過耕食鑿飲日用平常之事而已故曰中正以觀天下卽此便是神道設教○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梁氏寅曰誠者德之實也神者誠之著也應氏撝謙曰天之神道縣象著明而已矣聖人之神道恭己南面而已矣至教至德其實一也俞氏琰曰書云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今九五如此愚謂爲政以德不煩而達不教而通不言而服不治而化又予欲无言皆默教默示之光明无所不至豈匪是神道夫

頤中有物曰噬嗑

一陽橫於頤中頤中有物之象象法詳註經彖下口中銜物必不可不噬以嗑之故名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胡氏炳文曰經辭云噬嗑亨於傳加一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亨也愚謂物在頤中不齧則不合不合則何亨之有人之有閒梗亦不治則不除除之之捷非得官裁則不去故曰利用獄蓋三剛三柔等分相立凡物均敵則必爭所以發起獄訟也然動而明則事无私雷威與電明相合而相濟故其事辨斷其理分明而事理成

章也此二體分而有作獄之象乾隆帝
曰其曰利用獄者主六五言用柔得中上行居尊雖不當於剛中
之位而施之用獄則為利也蓋訟之未成利見剛中之主獄之已
成利遇柔中之君也上行言自賁六二倒而居尊石氏介曰大凡
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柔下剛上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等剛
體本在上而來下上行如晉睽鼎噬嗑等柔體本在下今居五位
為上行張氏次仲曰易中三陰三陽之卦多矣獨于此言剛柔分
者何也聖人發揮卦蘊各隨成卦之義以立言于卦義无所取者
不復稱述凡德體象變皆如此不則不勝其煩瑣矣○日講解義
曰柔中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者蓋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
不可復續故折獄之道雖貴剛斷而尤貴柔中禹之泣罪湯之解
網王制之三宥皆柔中之謂憲謂政道中矩人情歸正訟獄之事
自鮮矣乎不徒貴柔中貴明體得中爾

賁亨本義亨字衍今從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
小利有攸往天文也舉正小作不天文也上有剛柔
交錯四字王弼本亦有此四字

俞氏琰曰賁乃噬嗑之倒體柔來而文剛謂六二之柔自噬嗑六
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初九之剛上為賁之上九張氏
次仲曰凡易柔為文剛為質柔畫耦耦成文剛畫奇一而實實為

質也剛不得柔則不能有所往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何氏楷曰剛爲質柔爲文柔來文剛是本先立矣而文行焉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非以剛爲文也分剛畫居上而柔始得成其文不然无質之文非文已張氏振淵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二者皆以質爲主康熙帝曰亨與小利有攸往皆指文而言之故柔來而文剛者見剛當以柔濟之而後可通也剛上文柔者見柔當以剛節之而柔之道不可純用以行也何氏張氏質文之說極明又曰剛上文柔而曰分者本於內之誠實以爲節文之則乃是由中而分出者故曰分也愚案

以剛爲主胡炳文說也諸家皆本于胡氏張氏次仲曰天文者自然之謂剛柔來往非人所能致力承上文而贊歎之有无窮意味增剛柔交錯四字如嚼蠟矣

文明以止人文也

孔氏穎達曰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何氏楷曰止者限而不過之謂一文之一止之而文成禮以節文爲訓卽此意愚謂有人道倫序之禮則謂之人文先儒曰人文燦然不止於義禮則流蕩靡閇所底止以止字最重有挽回砥柱之力在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先儒曰天文人文不是泛論觀者就卦而觀之也天文者適中之謂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察之而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貴止則惟止之而使文不得以滅質方可化成天下蓋時變以文質之運言不指四時化成根察時變來○愚案太朴之世渾是質而已及皇犧氏作易也既說示貴卦蓋何謂貴質以加之文以爲之名義則既素以爲絢文質彬彬皐戴于此抑以卦變說不可註釋經辭前如所辨於隨之傳下然諸儒亡慮習而不察總拘拘以卦變解經於貴卦妄解極矣愚之見經註而可知焉倘以柔來文剛云云是爲貴之正解本義云爾則伏羲先作卦變然後說出來六十四卦乎甚矣其无謂又貴自泰來又從乾坤二卦來等之說俞氏辨其非極是也○項氏安世曰古人之於文不敢一日離也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使夫人而可以徑行則將无所不至是故因其辭遜之節而爲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禮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婚所以飾其情而養其恥也苟子不知而以爲僞晏氏不知而以爲勞戰國之君以爲迂闊西晉之士以爲鄙俗獨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爲此天命之變人倫之化不可一日无也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今觀貴之六爻无一爻凶咎雖疑者亦終无尤雖吝者終于有喜聖人之貴文如此若之何其以庸人之不便訾經世之大防也哉

剝水剝也柔變剛也

乾隆帝曰剝有剝落之義以五柔而變一剛侵蝕之使墜落也陳氏友文曰夫象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以侵蝕之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或曰剝剝也上剝字主上九以受剝者言下剝字主五陰以剝陽者言愚謂上剝只是卦名下剝字釋文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衆小人長而向盛一君子孤而坐衰是蘭與野艸爲伍豈可輕動故曰不利有攸往然當此時而有順止之象觀其象以體之又天行有消息盈虛宜尚之則之而隨其時應其可而行也蓋見小人之間靜以乘其閒而圖之不徒隱身晦迹所謂得失繼時者也此順止之妙用蓋復之元氣地脈正幾動或曰順者弘裕之公心止者堅忍之大力消息盈虛者卦爻進退之象天下之物此消則彼息此虛則彼盈乃天道之常理卦爻之象法故謂之天行乾隆帝

曰治剝之道聖人教人以觀象而得順止之義焉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蓋逆而激之則受其摧剝靡爛之禍順而止之則可善其潛移默化之機夫消息盈虛天道循環剝之時處其消處其虛君子尚之消息盈虛各順乎天乃有以主持乎氣數而徐俟其來復也張氏振淵曰彖言柔變剛小人長釋卦名義已盡復曰順止曰觀象曰消息盈虛曰天行娓娓不厭者何也聖人說到剝字慘然不樂惟恐君子于此一動意氣一露鋒芒並碩果亦无再生之望故視止行遲丁寧反覆如此胡氏一桂曰順而止之固止小人之進亦止君子之去當剝亂之世一君子在上止而不去猶足爲世道之福也

復亨剛反

復之亨者以剛反故也剝之一陽窮乎上即還而居復之初蓋陰陽之畫乾端坤倪觀諸復始二卦剛畫之動也始于復而終于剝本是從此去今復歸于此是猶主歸宿我家其所以亨也他卦言剛來來只是自外至此之謂反謂歸其故宅本位也玩辭曰剛反二字釋卦名兼釋亨字筆法簡古若此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乾隆帝曰卦德動而以順行則一出一入皆在順動之中而朋類

之來亦以我之順動爲動是以已得无疾而人得无咎也張氏振淵曰剛反處即是動一陽初動正是元氣初回之時欲速助長便是大病惟動而行之以順則不疾不徐乃所以善其出入而无疾朋來亦將附我之順動而自長矣无疾者進退安詳无凌遽之謂无咎者彼此調和无搏擊之謂是以二字緊潘氏夢旂曰剥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豪之不以順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其道謂往復之大塗剥復往來即見陰陽消長天運自然故剥復皆曰天行蓋日窮則月月窮則年年復日之始今以七日爲期者喜生陽速反之意象法都見經註侯氏行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陰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陽升也天地運往陰陽升復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此天之運行也豳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則古人呼月爲日明矣

利有攸往剛長也

剛長與剛反不同剛反言剥之剛反下而爲復剛長言復之初剛漸漸進上而爲臨爲泰以至于乾也述義曰陽長則萬物有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望治平之福故利有攸往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蔡氏清曰。非是指復爲天地之心。復乃見天地之心也。見字要得親切。愚謂蓋天地之心。于剛柔動靜无乎不在。而但人之所見者。必非由萌動之端。則不可見焉。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極是。乾隆帝曰。天地无心。以生物爲心。復初一陽。則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坤陰凝閉。朕兆難窺。惟一陽初動而生物之心。勃然可見。此生生一息之端倪。實生生无息之全體也。朱子曰。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始見也。

附記 ○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朱子曰。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按蒙引詳

朱子曰。十月純坤。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无也。但无端倪可見。惟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幾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積陰之中。掩滅自不得。如三陽發生之後。則天地生物之心。盡散在萬物。不必說見不見矣。又曰。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動靜皆天地之心。而動以順行。則見天地之心。七日八月皆天地之心。而七日來復。則見天地之心。剛柔消長。皆天地之心。而剛

長則見天地之心又曰天地以生生爲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動之機日息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无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張子曰復言見天地之心咸恆大壯言天地之情心發乎微情發乎顯胡氏炳文曰天地生物之心卽人之本心也皆於幾息而復萌之時見之康熙帝曰天地之心在人則爲道心也道心甚微故曰復小而辨於物於是而惟精以察之惟一以守之則道心流行而微者著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其精也知之未嘗復行是其一也夫子以初爻之義當之者此也惟精惟一者所以執中而已矣二五皆中故二則休復而吉五則敦復而无悔初爻之外惟此兩爻最善三則頻復而厲者所謂人心危而難安也四之中行而獨者所謂道心微而難著也然皆能自求其心者也至於上六則不獨微而且迷不獨危而且敗迷而以至於敗則所謂天君者不能以自主矣故夫子咎之曰反君道也堯舜相傳之心學皆於復卦見之

沈作喆寓簡曰誠者天地之心也人生而皆有之感於事物陷

於迷塗是以蔽而不自見能復其自然之性則昭然著矣故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次之以无妄誠之至也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佑今本作祐

无妄誠也天之道也人道之龜鑑也人事之軌範也蓋以卦變言无妄綜大畜大畜上九來而居无妄之初九是外艮來而得震之剛正主乎內夫正者天命之當然人人固有之性德也以卦德言動而健也人能動以天乃不喪天之所賦之性德矣以卦體言九五以剛居中在已既正也下應六二柔順中正所應亦正也其所以大亨也三者皆无妄之道也人能從天命而无所違則大亨可期儻其匪正則必有眚不可以有往然以迷情去分外以妄爲无妄而欲往嗚呼何之矣此悖乎天命之正者豈天祐之邪既天不祐詎行矣哉蓋其匪正以下專教示日用行事之要也張氏次仲曰何之矣曰行矣哉蓋傷之也醒之也○案人之生也自天子以下至於凡民天之所賦莫非无妄者貴賤貧富天也強弱盛衰亦命也然私欲旦莫起不能守其分於是逆天之命而遂至天不祐之者不少矣不可不慎○張氏玩辭曰楞嚴經言妄无自性如

人揑目見月爲二惟一月眞二因眚生如人目翳見空中花空實
无花花因眚有張氏發明眚字最眞切說文眚目翳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乾德剛健艮德篤實內外皆陽明以合其德有輝光之象畜止天
德所以其德日新也張氏次仲曰剛健无一毫私欲篤實无半點
浮虛兩者盤結醞釀光彩流露健者愈健實者愈實日新又新蘊
畜之大孰過于此故曰大畜鄭氏汝諧曰畜有三義以蘊畜言之
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其德此蘊畜之大者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

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故彖傳兼此三者言之愚
謂經唯是畜止之義其餘則經肯之衍義妙用是夫子釋經之筆
法也須觀卦象中眞是造物者之无盡藏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上上聲
以卦變言无妄與大畜相綜是无妄之初剛來而居上九以爻象
言剛上而居尊位之上人君尚賢之象以卦德言乾健銳進其勢
不可畜然艮以篤實能止之非大正則不能張氏清子曰止健以
二德言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者蓋乾之爲物也最健而處於
艮之下甘受其畜止而不辭以剛畜剛乃大者之正也故曰大正

此釋利貞之義張氏次仲曰能字有无數作用朱子曰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良來止這乾愚謂以良之上陽爲君子之象與剝之上九同蓋尚賢二字切要妙肯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意

不家食吉養賢也

梁氏寅曰養賢者亦取尚賢之象自剛上而言則謂之尚賢所以盡其禮也自不家食而言則謂之養賢所以重其祿也此有尊崇親愛之義也愚按孟子曰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又曰不好臣其所受教蓋於斯甚切又按書云惟賢非后不食至國家尚賢養賢而道行于世澤下于民難矣哉後世見此禮〇蘇氏軾曰物之在乾上者常有忌乾之心而乾常有不服之意忌者生於不足以服人爾不足以服人而又忌之則人之不服也滋甚今良不忌其進乾不忌其畜故曰大正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尚賢養賢以布政天下无不可濟之事所行能應乎天而圓活何險之有蔡氏清曰應天與大有應天時行之應天畧同言時而已

若取其健則聖人何故獨提出天字康熙帝曰尚賢止健之義六爻中皆可見然夫子釋卦必以剛健篤實一句居首者蓋莫大於天德剛健者天德也人欲畜其天德非篤實則不能篤實者論語

所謂重大學所謂靜中庸所謂闇雖至於達天德而必有以固其聰明聖智故篤實者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如艮爲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此義最大故首發之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頤貞吉者无他其所養者以正則吉也蓋心常在天理而无蔽是之謂正觀頤者觀頤之諸爻其所養之正不正則知聖賢所養之道可以取法也自求口實者人豈徒餔啜哉夫口腹之奉養身之切近者若不正即傷其生況養德養之大者就日用飲食之閒以觀其自所養之得失不待外求而明矣哉故曰觀其自養也蓋聖人使人近思切得之教也李氏舜臣曰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畧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爲大人養其小體則爲小人天之賦予初无小大之別而人之所養各殊則其所成就者亦異張氏次仲曰饑食渴飲人之恆性然以此而喪其生平者多矣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就日月飲食之閒審其從來之正不正正則享天下不以爲泰不正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此觀頤之法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養之道莫大於天地養萬物養之道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寒暑暖冷不失其時物物皆遂其生聖人體天地以養萬民无適而非養之道然身親家至戶惠乃日亦不足矣故先舉天下之賢者共天位食天祿使之治天民則如艸上之風天下之民悉得其養被其澤故曰頤之時大矣哉先儒曰或云時義或云時用今止言時者時爲大也始言其正終言其大頤之道備矣雖天地失其時則萬物不遂聖人亦違其時則廢事不立順其時而養匪天地聖人之功用乎乾隆帝曰

不直曰養萬民而必曰養賢以及萬民者欲養民非先養賢勢不能偏也孟子曰仁者无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此之謂也○張氏

玩辭曰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于虛无崇正學而不流于術數養德者宜作如是觀窮不屑嘑蹴達不冒素飧不以貧賤饑渴累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汩其性養身者宜作如是觀

康熙帝曰卦有曰尚賢養賢者皆是六五上九相遇大有大畜頤鼎是也此卦頤爲養義而六五又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故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愚曾乾隆帝之讀此註不覺望西天而歎烏呼天子而此心在焉眞可謂君君蓋萬邦大小之君有此心乃於

爲國乎何有民事不可緩也取於民有制民得恒産有恒心而後可以教之教養有法而後人倫明於上下君澤及於四海設爲庠序學校以教民之君必先自養賢始故易不曰直養萬民而曰養賢以及萬民也

大過大者過也

二陰四陽是大者之過也故名俞氏琰曰在人事則泛言萬事大者之過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

棟橈本末弱也

初上陰柔本末俱弱難堪載四剛四剛任重以无所可自寄也此棟之所以橈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說音悅

棟橈家將顛方此危時又剛過則當增傾折之危機焉是不可往亦不可亨然曰利有攸往乃亨者何義也蓋二五俱得中足以能制剛濟過且又卦德巽順則與物理无忤和悅則與人情不拂以此而行乃得其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程傳備矣蔡氏清曰大過之時非時大過也人當大過之時也以其時事宜於大過也其理正小過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者也大

過二字屬入愚謂棟橈之象所以橈者此剛之過故也所以利往者亦此剛之過也是其時之所係苦大故本義曰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述義曰大過之時舉大事而不過乎理則變而不失常窮而不失正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案剛本是陽德其質善堪事其力善成物只恐過而至暴耳故巽說以行乃為亨陸氏名字北沙曰陽雖為天地閒之主造化功用必須資陰以成故配合停均不可偏勝勝之所在皆造化之害也

習坎重險也重平聲

陷險與水皆坎象象解見經註上下皆坎故曰重險也習有二義一謂重習即重疊也一謂便習即服習也重險即重疊之義流而不盈即服習之義水不流喚做死水人不習喚做死人

水讀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坎流水也常流而不舍晝夜者也盛水滿而溢曰盈水涸而涸曰虛不盈不虛是為平平者流水之中正者也故經以祇既平繫九五此言水之德與有孚之義水之流也曲折皆達而進所謂盈科而後進之謂也是即水之性也凡物咸率其性乃自不失其信矣或以為兌澤水也澤而後盈盈而後流盈科而進也今所言非此義

梁氏寅曰水流而不盈居險之中而能不妄行人守其孚信而不至於濫溢則行險而不失其

信也蘇氏軾曰萬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爲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爲信以无常形者爲不信然而方者可斲以爲圜曲者可矯以爲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爲信也如此今夫水无常形而因物以爲形者可以前定也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由此觀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應氏揚謙曰海水晝夜爲升落古今无差失謂之潮信河水亦有盈縮如三月桃花水四月麥黃水之類皆謂之水信凡水之消長皆有

信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心坎之象坎之中爻卽乾之中畫也其德剛健中正固以亨者今亦爲水而流方員曲直隨其所遇皆无所不通故行則有尚中正健行可以濟患難故行則有功蓋剛中專指九五而兼九二或曰心亨則能靜觀時變而妙轉移之機故往有功往者謂其本心亨而往也儒者謂坎以出險爲功不知一求出便有躲閃規卻之弊聖人教人只是信以行險出不出且置勿論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先儒曰此發明重險之義也上坎是天險太虛蒼眞不可升无形

之險也下坎地險山川丘陵隆崇迅激不可越有形之險也王公法天險設為紀綱法度植治世安民之備法地險設為城池甲兵防未然之暴難王公設險以守衛其邦國如此此處險之時有險之用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時用謂有時平用非用之常也蓋有功以上說處險之道天險以下說用險之妙人情到險便頽然銷沮聖人於是發明險之時用以破人心之疑以明大易之道康熙帝曰彖辭發習險之義彖傳又發用險之義習險者練習於艱難之事而无所避立身之大本也用險者自然有嚴峻之象而不可干黷物之大權也天之崇隆不可升地之條阻不可越此天地用險之著者在人則所謂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皆此意也其大者則又莫如王公之設險守國蓋用天之道而刑賞之威莫敢以干犯因地之利而河山之固莫敢以窺伺險之用豈不大哉

大抵八卦之德皆有其善坎之德險雖微與諸卦不同然以其用言之則亦與諸卦之德同歸矣〇俞氏琰曰坎勞卦也凡坎用事皆曰往有功需蹇解皆然漸雖无坎互有坎也〇張氏次仲曰人徒知貧賤患難之為險不知富貴乃錦覆之阱其險十倍語云游宴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隣之中有戎寇焉人生末世十步九太行故曰重險由是遇富貴則

驕奢遇患難則憤懣皆所謂盈也盈則不平機械變詐相尋而起此行險而失其信也機深禍深寧有出險之日愚謂險雖似弗美德而植大功於世者必其始皆出於險由險以玉其身本是有孚心亨故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重平聲

離者附麗也其象為火火之為物也无常形甚於水火必不麗於物則不能自見矣豈惟火哉凡天地之閒无麗之物觀之日月則麗乎天然後有以運行而明觀之百穀草木則麗乎土然後有以發生而成天地既有所麗人豈无所麗乎天以氣麗氣地以形麗形人以人麗人三才各有所麗之道也重明上下兩卦之象是二五君臣以明德麗明德所以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也梁氏寅曰今言君臣不曰麗乎位乃曰麗乎正見君臣之合必皆麗於正道若不麗於正雖有其位亦不能以治也張氏次仲曰離者明也聖人不言明而言麗言用明之道也五行中麗于物而光彩發見者惟火人心屬火其明亦猶火也麗於色則為視麗於聲則為聽所麗者正則明亦正所麗者不正則明亦不正矣心之光明閃爍飄忽无所依附東馳西突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強為撲滅轉添

躁妄突如其來而焚死棄是其驗也此當以柔道御之優游調攝
惺惺之體只在道理盤旋自然狐來狐見漢來漢見此用明之至
德要道重明以麗乎正者此也柔麗乎中正者此也以字乃学俱
有力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皆以柔麗乎中正此其所以亨也彖曰畜牝牛吉也者牛順
物也牝牛又順也謂非至順之人不能得吉也玩辭曰柔麗乎中
正分言之六五麗乎中正六二麗乎中正總言之柔麗乎中正也惟
其中正所以利貞而後亨惟柔以中正後亨所以當畜牝牛養其
柔順之德而後吉也故字是以字相承說來最有味愚按前節曰
麗乎正者言麗道之正非指位言蓋人雖有明非麗正卽私智之
明却害於事何亨之有〇六五非正而與二總言中正者中可以
包乎正正不能該中也

右上彖傳尾

古易斷卷一上終